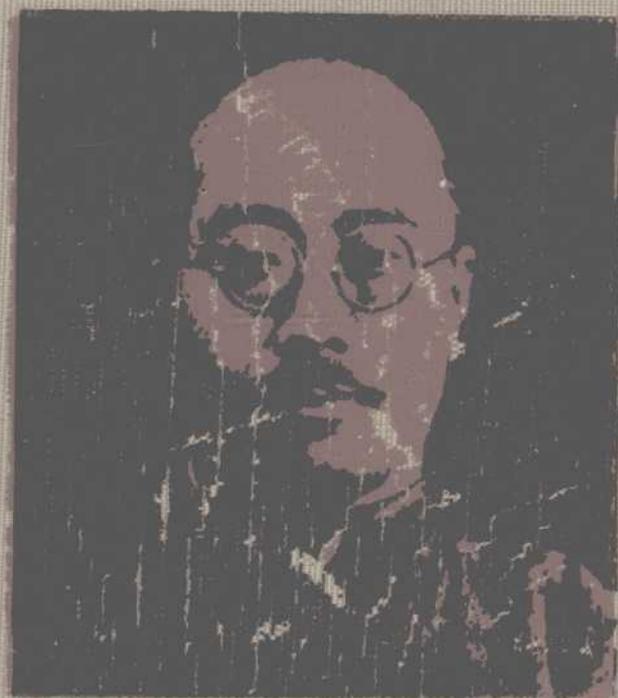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史



中國書法史



名士雅品小集

苦竹杂记

周作人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汉萍

装帧设计:宁成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竹杂记/周作人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4

(名士雅品小集书系)

ISBN 7-5060-0428-3

I. 苦…

II. 周…

III. ①小品-中国-现代-选集 ②周作人-小品-选集

IV. I 266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印张 5.25

字数:123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8.10元

名士雅品小集书系

策划 方 鸣

主持 陈汉萍

监制 任宗英

第  
一  
辑

- 《爱眉小札》 (徐志摩)  
《苦竹杂记》 (周作人)  
《古槐梦遇》 (俞平伯)  
《山窗小品》 (张恨水)  
《闲 书》 (郁达夫)  
《枕上·风中·窗下随笔》 (章依萍)

## 出版说明

本书辑选了周作人三十年代所写的随笔小品五十篇，内容多为读书时随手记下的一些见识和感受。作者以漂亮、雍容的笔调，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了学人的博识和智者的雅趣。周作人此期的散文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地，情、理、识、趣俱到，于枯涩苍老之中，另有一种古雅、通达的风致。本书于1936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此次排印，对初版本的错漏作了较为认真的勘正，对体例上的不统一之处，也作了处理。

# 目 录

- 
1. 小引 ..... 1
  2. 《冬天的蝇》 ..... 3
  3. 谈金圣叹 ..... 10
  4. 《醉余随笔》 ..... 22
  5. 关于王韬 ..... 26
  6. 关于焚书坑儒 ..... 31
  7. 孙贲绝命诗 ..... 36
  8. 《煮药漫抄》 ..... 41
  9. 刘青园《常谈》 ..... 46
  10. 《柿子的种子》 ..... 54
  11. 《如梦录》 ..... 60

12. 《拜环堂》尺牘	64
13. 读禁书	72
14. 杜牧之句	77
15. 笠翁与随园	83
16. 两国烟火	90
17. 文章的放荡	97
18. 情书写法	104
19. 关于禽言	108
20. 谈油炸鬼	113
21. 《古南余话》	120
22. 儿时的回忆	128
23. 畏天悯人	136
24. 入厕读书	143
25. 《广东新语》	150
26. 《岭南杂事诗抄》	160
27. 《隅田川两岸一览》	167
28. 《幼小者之声》	175
29. 蒋子潇《游艺录》	182

30.	模糊·····	193
31.	说鬼·····	198
32.	郝氏说《诗》·····	205
33.	谈土拨鼠·····	213
34.	关于活埋·····	221
35.	日本的衣食住·····	234
36.	关于日本語·····	250
37.	市河先生·····	255
38.	《我是猫》·····	261
39.	《和文汉读法》·····	267
40.	《日本话本》·····	273
41.	文字的趣味（一）·····	279
42.	文字的趣味（二）·····	284
43.	情理·····	290
44.	常识·····	294
45.	责任·····	297
46.	谈文·····	300
47.	再谈文·····	303

48.	谈中小学.....	307
49.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311
50.	北大的支路.....	315
51.	后记.....	321

188	.....	28
189	.....	29
190	.....	30
191	.....	31
192	.....	32
193	.....	33
194	.....	34
195	.....	35
196	.....	36
197	.....	37
198	.....	38
199	.....	39
200	.....	40
201	.....	41
202	.....	42
203	.....	43
204	.....	44
205	.....	45
206	.....	46
207	.....	47
208	.....	48
209	.....	49
210	.....	50
211	.....	51

## 1. 小 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蕺山的蕺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同菩萨之太

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邠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

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 2.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版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户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

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鹑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

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也来运动议员候补这

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冑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复念那古诗，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驮》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驮（晴天履）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

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版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连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迫胁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模样，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

容易的国家恐怕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踽踽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装，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